

# 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sup>yh</sup>

## ——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

李如龙,徐睿渊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比较19世纪传教士编写的厦门方言语料和现代厦门方言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厦门方言常用基本词变化不大;一般词汇则约有半数发生了变化:或成为历史词汇,或精简合并,或义项改变。厦门方言词汇的各种变化,体现了词汇系统的内部竞争及其规律,也是厦门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演变的结果。

**关键词:**厦门方言;词汇变化;教会语料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1-0034-08

### 一

厦门地处中国东南大门,作为郑成功的复台基地和闽南人旅居南洋的出入口,早在17世纪初,就成为重要的商埠。1842年“五口通商”后,西方传教士批量进入厦门。为了传教,他们用罗马字母创制了记录厦门方言的“白话字”,并以之翻译圣经、印书办报,在海内外闽南语使用地区组织推广,影响很大。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曾经提到:“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愈来愈多。他们为了学习汉语和传播宗教的需要,拟订了我国各地方言的拼音方案,其中如闽南的白话字(即厦门话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影响最大,曾经出版过许多书籍。据说至今厦门一带还有许多侨眷用这套拉丁字母跟海外的亲属通讯。”<sup>[1]2</sup>

闽南白话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的英华学院所拟定的汉语罗马字方案。这个方案是为外国人学厦门话而设计的。传教士获得在厦门传教权后,为了让信徒们阅读《圣经》、理解教义,使用罗马字翻译《圣经》,并于1850年在厦正式推行。<sup>[1]65-68</sup>在此后的100多年中,闽南白话字迅速传播。据黄典诚1955年的调查统计,当时海内外约有11.5万人使用闽南白话字。<sup>[1]70-71</sup>而在大陆地区发现的闽南白话字出版物约有298种,其中图书120多万册,报刊110多万

<sup>yh</sup> 收稿日期:2006-09-27

**作者简介:**李如龙(1936—),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睿渊(1979—),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份,内容涉及各种教会书籍和报刊、科学读物,以及中国古籍和闽南方言词典。<sup>[1]\*</sup>在这些教会材料中,影响最大的是 19 世纪下半叶出版的三种:

1853 年(咸丰癸丑年)鹭门梓行所刊《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翻译英华厦腔语汇》),美国归正教会 E. Doty(罗啻)著。<sup>[2]</sup>

1873 年伦敦 Trüber & Co 公司出版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厦英大词典》),英国长老会 Carstairs Douglas(杜嘉德)著。<sup>[3]</sup>

1892 年(光绪壬辰年)厦门萃经堂所印《英华口才集》,英国伦敦公会 John Macgowan(马约翰)著。<sup>[4]</sup>(下文分别简称《语汇》、《词典》和《口才集》)

罗啻是最早在厦门教会学校推广白话字的教会长老之一。他于 1844 年抵厦,在市区的新街、寮仔后、竹树脚和郊区禾山一带布道、建教堂、设教会,工作了 20 年,直至年老多病。<sup>[5]</sup>他在已故传教士 William J. Pohlman 自用的厦门方言词汇手册基础上修订了用字、注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了词条(特别新增商贸用语和货物名称两部分),写成《语汇》。《语汇》以厦门方言词汇为主,共分 26 个义类。每个词条以白话字记音,对应英文释义和汉字。

杜嘉德自幼学习古代和现代语言,熟悉希伯来语,善于速记法。他 1851 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1855 年在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修完神学课程,同年抵厦门传教布道。<sup>[6]</sup>据记载,他也曾到泉州、安海、台湾等地拓展教会力量,到漳州访问太平天国革命军<sup>[7]</sup>,对各地闽南方言都有所了解。从《词典》所记录的材料可以看出,杜嘉德辨音细致,对闽南各地的语音和用词差别十分敏感。他以 J. Lloyd 和 Alexander Stronach 两位传教士未出版的词汇手稿、罗啻的《语汇》、中国传统韵书《十五音》和 Medhuist(麦都思)的《福建方言词典》为参考基础,不断增加条目并重新编排,终于完成这部以收集口语词汇为主的闽南方言词典。《词典》用白话字记音,按词条的音序排列,配以英文释义但不注汉字。因为杜嘉德发现约有 13 到 14 的词条找不到相应的汉字,且当时在伦敦无法用汉字排版。主观上,杜嘉德认为厦门话应该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方言。跳出汉字的束缚,厦门话可以得到更多重视和发展。《词典》出版之后,杜嘉德获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马约翰 1863 年抵厦。关于他的记录所见不多,只有杜嘉德在《词典》的《前言》提到这本《口才集》时,认为此书对初学者很有帮助。《口才集》是教授外国人学习闽南话的课本。此书前 14 课按词性列举了一些口语常用词;中间 26 课按义类列举厦门方言词语,如鱼类、蔬菜、旅行、疾病、礼貌用语等,并用例句展示其用法;最后,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情景对话以练习句型,内容涉及商贸、船务、文教、习俗等。书中所有的词条、例句和对话都用白话字记音,附英文释义和汉字。此外,还有对近义词的随文辨析和语法特点的简述。

这三本白话字语料都在前言里对厦门方言语音系统做了详细描述,内容包括声母、韵母、单字调和连读变调。从中可见三位作者对厦门话的记录相当翔实可靠。尽管对一些具体音值尚有争议,但正是这些争议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厦门方言的语音面貌。

下面,我们以这三本语料所记录的词汇和现今的厦门方言词汇作比较,考察 100 多年来厦门方言词汇发生的变化。<sup>①</sup>

---

① 本文考察的变化,单纯指词汇方面的变化,与词汇相关的语音和语法变化暂不反映。如“谜”在《词典》中读为 be6;今厦门音读为 be2。据《广韵》,谜,莫计切,隐言也,与《词典》中的读音相合。《集韵》除此反切,还收入与今普通话和厦门方言读音相符的“绵批切”。也就是说,100 多年前厦门方言“谜”字还保存着较古老的读音。但在词义方面,《词典》的释义与今无异。因此这只是语音的变化,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然而,《词典》中“谜”有个近义词“猜”,其注解是“a riddle; to guess one”。在现代厦门话中,前一义项已经消失,在此义项上产生的合成词“灯猜”也为“灯谜”所替代。这就体现了词汇系统中近义词的竞争引起的变化,应是本文关注的内容之一。

综观三本词典的记录,厦门方言词汇中的常用基本词 100 多年来变化不大。

如《语汇》第 3 部分人体外部器官共收 76 条名词,其中 74 条至今沿用。<sup>①</sup>

如:

英文释义	汉字	厦门方言	英文释义	汉字	厦门方言
head	头壳	t' au2 k' ak7	eye	眼睛(目珠)	bak8 chiu1
ear	耳子(耳团)	hi6 a3	face	面	bin6
nose	鼻	p' i' 6	mouth	嘴(喙)	ch' ui5
tongue	舌	chih8	teeth	牙齿(喙齿)	ch' ui5 k' i3
neck	颌颈	an6 kun3	throat	喉咙(咙喉)	na2 au2
shoulder	肩头	kieng1 t' au2	back	背脊(胛脊)	ka1 chiah7
hand	手	ch' iu3	finger nails	指甲(掌甲)	chng3 kah7
navel	肚脐	to□6 chai2	waist or loins	腰	io1
belly	腹(腹肚)	pak7 to□3□	foot	脚(戥)	k' a1

发生变化的词只有 2 条,占 2.63% :*tiong1 k' i' 3* (门牙) 今已失传;*kha1 liam2* (小腿胫骨的中段) 是早期闽语的说法,至今仍见于福州话,现代厦门话称为 *kha1 p' i' 6 liam2* (脚鼻月廉)。

第 23 部分时间和季节共收时间词 54 条,53 条沿用至今,惟有 *tong1 kim1 chit8 tiap8* (当今) 今天失传,仅占 1.85% 。

如:

英文释义	汉字	厦门方言	英文释义	汉字	厦门方言
spring	春	ch' un1	autumn	秋	ch' iu1
eternity	永远	ieng3 oan3	future time	后来	au6 lai2
next year	明年	me' 2 ni' 2	last year	旧年	ku6 ni' 2
Monday	拜一	pai5 it7	1 st month	正月	chia' 1 geh8
birth day	生日	si' 1 jit8	1 <sup>st</sup> day of month	初一	ch' oe1 it7
day light	天亮(天光)	t' i' 1 kng1	morning	早晨(早起)	cha3 k' i3
forenoon	上午(顶昼)	tieng3 tau5	noon	日午(日昼)	jit8 tau5
midnight	半夜(半暝)	poa' 5 mi' 2	evening	下晚(下昏)	e6 hng1
to day	今日(今团日)	kin1 na3 jit8	yesterday	昨日	cha1 jit8

<sup>①</sup> 虽然三本材料采用的白话字拼写系统和符号略有不同,但这些音值上的细微差别并不影响读者对词汇的理解和判断。因此引用时我们尽量忠实原文的标音符号、英文释义和汉字注释。为了便于输入和理解,我们把三本材料的声调符号统一改为调类标音法(阴平 1,阳平 2,上声 3,阴去 5,阳去 6,阴入 7,阳入 8)。所注汉字先录原书所注,若不合本字则在括号中注出本字;若本无汉字加注之。本字未明者用□表示。

又如《口才集》里的人称代词、指示词等与今无异;第32部分前置词包含了方位词和介词35个,只有 bin<sup>6</sup>-tsiu<sup>6</sup> (面上)被 bin<sup>6</sup>-ting<sup>3</sup> (面顶)所替代,占2.85%。而“面上”的用法至今仍见于泉属方言。这是方位词“上”和“顶”两个近义词竞争的体现。(详见下文)

### 三

至于一般词汇,我们考察了收词规模最大的《词典》按音序排列的前3349条词语,其中只有1674条和现今的厦门方言意义和用法相同,另一半发生了各种变化。词汇是否发生变化,首先和义类有关。就已经掌握的情况看,涉及文化、风俗、制度和生活习惯的词语变化比较大。

《词典》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信仰和风俗习惯的词:道教的仪式“醮”有天公醮、平安醮、水醮、火醮、雨醮、虎醮、清醮、三朝醮等。和风俗习惯相关的仪式和器具名称繁多,有迎棺材进屋的仪式——“接板”、棺材入土的仪式——“进葬”、葬礼后的净身仪式——“小净”、接灵位的仪式——“接返主”、亲人去世后第七日的仪式——“七日招魂”。葬礼上书写着被葬人名字的条幅称为“陵幛”,净身仪式上的薰香是“净香”,表明服丧身份的、挂在手腕上的铜钱称为“手尾钱”。这些特有的词语在今天只有老年人或郊区的母语者才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

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服饰方面的名词也有不小的变化。《语汇》第8部分的57条衣着名词(section8. of dress),有8条老派才懂但几乎不用、年轻人已经完全不解,约占14%。如 ui<sup>1</sup> su<sup>1</sup> kun<sup>2</sup> (围私裙)受通语影响改称 ui<sup>2</sup> kun<sup>2</sup> (围裙); i<sup>1</sup> chiu<sup>2</sup> (衣裳)改称 sa<sup>1</sup> (衫), soh<sup>8</sup> (钏)改称 ch' iu<sup>3</sup> k' oan<sup>2</sup> (手环),都是旧有的多种说法简化合并; si<sup>5</sup> te<sup>6</sup> (扇袋)、bian<sup>3</sup> liu<sup>2</sup> (冕旒)、t' au<sup>2</sup> bin<sup>3</sup> (头抵)、mo<sup>2</sup> tai<sup>6</sup> siau<sup>3</sup> beh<sup>8</sup> (毛大小袜)则是因旧有事物消失而淘汰。

有关文化和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名词变化更大:《语汇》第14部分有关文化的词有15条退出口语,约占38.46%;第15部分有关科举考试的词除了“秀才”等保留于“博饼”的风俗中,其余27条都退出口语,约占77.14%;第16部分涉及统治机构的官职,只有“候补、官员、委员”至今沿用,其余54条退出口语,约占94.74%。

发生了变化的词语有哪些不同的演变类型呢?

(一)有些词语退出日常使用范围,成为历史词语。这类词大多和旧事物、旧制度、旧习惯有关。如上文提到的和上层建筑相关的词;又如《口才集》第39课列举了进出口商品320多条,其中46条已不为人们所熟知,约占14.3%,如:良羌、母丁香、花剪绒、藤黄、晏息油、血竭、多罗呢等。第40课有关商业流通的专门术语400多条,其中约有7.5%成为历史词,如:出字白、手本、约字、九八行、餉关、保认、船口单等。

《词典》的收词也存在类似情况,如: O<sup>1</sup>-a<sup>1</sup>-leng<sup>2</sup> (乌鸦翎,官员装饰用品); ang<sup>2</sup>-th<sup>02</sup> (红涂,即土耳其鸦片); tiau<sup>2</sup>-bo<sup>6</sup> (朝帽,上朝所带礼帽); kun<sup>1</sup>-ki<sup>1</sup>-bo<sup>6</sup> (军机帽,军官所带之帽); be<sup>3</sup>-khai<sup>5</sup> (马快,衙门中勘查偷盗事件的走卒); teng<sup>3</sup>-be<sup>3</sup>-koa<sup>1</sup> (顶马官,高层官员身边骑马的小官员); heng<sup>2</sup>-meng<sup>2</sup> (行名,衙门中负责律法事务的师爷)。

(二)有些有特色的、活跃的方言词语精简合并了,原有的说法或消失或已被淡忘,逐渐退出日常口语。从这些精简合并的词语,我们可以看到词汇系统内部的竞争,如近义词的竞争,书面语和口语的竞争,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以及上下位词的竞争:

近义词的竞争。方位词 chiu<sup>6</sup> (上)在《词典》中相当活跃,如: chiu<sup>6</sup>-bin<sup>6</sup> (上面)、ng<sup>5</sup>-chiu<sup>6</sup> (向上)、io<sup>6</sup>-chiu<sup>6</sup> (路上)、beh<sup>7</sup>-kang<sup>5</sup> goa<sup>3</sup>-sin<sup>1</sup>-chiu<sup>6</sup> (卜降我身上)等。而同样表示“上”的方位词 teng<sup>3</sup> (顶)构词能力也很强,如: teng<sup>3</sup>-e<sup>6</sup> (顶下)、thi<sup>1</sup>-teng<sup>3</sup> (天顶)、soa<sup>1</sup>-teng<sup>3</sup> (山顶)、chhu<sup>5</sup>-teng<sup>3</sup> (厝顶)、teng<sup>3</sup>-thau<sup>2</sup> (顶头)、teng<sup>3</sup>-bin<sup>6</sup> (顶面)、bin<sup>6</sup>-teng<sup>3</sup> (面顶)等,但今天的厦门话,

“上”作为方位词已完全被“顶”所取代,只保留着动词的用法,如 chiu<sup>6</sup>—soa<sup>1</sup>1(上山)、peh<sup>7</sup>—chiu<sup>6</sup>—pia<sup>7</sup>7(爬上壁)。

又如同样是书面语词,表“羡慕”义的‘him<sup>1</sup>—bO6(欣慕)’和‘loan<sup>2</sup>—bO6(□慕)’已经很陌生了,而‘him<sup>1</sup>—soan<sup>6</sup>(欣羨)’的用法仍很普遍。

另外,还有绳、索、线;赞、帮;嚷、喊、喝;木、柴等几组近义词的竞争。这类竞争往往是单向的、缓慢的,都经过一段并行兼用时期。而竞争的结果则是词汇系统趋于简单。

书面语和口语的竞争。老派厦门人在表示“不一定”时,多用‘bi<sup>6</sup>—pit<sup>7</sup>(未必)’或‘bi<sup>6</sup>—pit<sup>7</sup>—lien<sup>2</sup>(未必然)’。后来这种说法为口语‘bo<sup>2</sup>—tia<sup>6</sup>—tioh<sup>8</sup>(无定着)’和‘bo<sup>2</sup>—it<sup>7</sup>—ting<sup>6</sup>(无一定)’所替代。‘bO6—seng<sup>6</sup>(茂盛)’多是文人所用,口语里则说‘ong<sup>6</sup>(旺)’。bai<sup>2</sup>—tsong<sup>5</sup>(埋葬),siu<sup>1</sup>—bai<sup>2</sup>(收埋)现在口语中多说‘lai<sup>2</sup>’。

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关于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前人在研究汉语词汇史已有阐述。汪维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常用词在历史上的新旧更替,就是方言词跟方言词或方言词跟通语词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果。”<sup>[8]400—401</sup>李如龙进一步指出:“通语与方言的竞争贯穿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sup>[9]194</sup>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表现为双向的相互影响,这里说的主要是通语词对方言词的影响。厦门方言原称自然现象“雾”为‘bO2(𩇛)’,’bu<sup>6</sup>(雾)’则指事物有污渍、斑点,黯淡无光泽。后因受共同语影响,自然现象“雾”及相关词(如起雾 ta<sup>5</sup>—bu<sup>6</sup>)也称 bu<sup>6</sup>;bO2(𩇛)的用法已很少见。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不倒翁”由 a<sup>1</sup>—put<sup>7</sup>—to<sup>3</sup>(阿不倒)改称 put<sup>7</sup>—to<sup>3</sup>—ong<sup>1</sup>(不倒翁),“做生意的本钱”由 bu<sup>3</sup>—tsi<sup>2</sup>(母钱)改称 pun<sup>3</sup>—tsi<sup>2</sup>(本钱),“地毯”由 chi<sup>1</sup>1 tiau<sup>2</sup>(条)改称 te<sup>6</sup> i<sup>1</sup> an<sup>3</sup>(地毯),“发烧”由 jiet<sup>8</sup>—cheng<sup>5</sup>(热症)改称 hoat<sup>7</sup>—sio<sup>1</sup>(发烧),“天花”由 chia<sup>5</sup>—tsul(正珠)改称 thien<sup>1</sup>—hoe<sup>1</sup>(天花)等。

通语词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词汇更替上,也表现在语素的构词能力上。“番”这个语素在厦门方言里多和舶来品有关,既可指人,也可指物。由于共同语的影响,不但新的外来事物大多遵从普通话的名称,连一些旧有的常用“番”类词也被普通话词逐渐取代,“番”的构词能力大大降低。如 ho an<sup>1</sup>—a<sup>3</sup>—han<sup>1</sup>—tsu<sup>2</sup>(番团番薯)改称 ma<sup>3</sup>—leng<sup>2</sup>—tsu<sup>2</sup>(马铃薯),hoan<sup>1</sup>—a<sup>3</sup>—pia<sup>3</sup>(番团饼)改称 pia<sup>3</sup>—kca<sup>1</sup>(饼干),hoan<sup>1</sup>—a<sup>3</sup>—he<sup>1</sup>(番团灰)改称 tsui<sup>3</sup>—ni<sup>2</sup>(水泥)等。

有些和通语词同形的厦门方言词在通语的影响下逐渐丢失固有词义,转而承载与通语词一致的词义:tong<sup>6</sup>—cheng<sup>6</sup>(动静),原指提起某个话题或问题,现指消息、情况;leng<sup>3</sup>—cheng<sup>6</sup>(冷静)原先有孤独、孤立、环境沉寂冷清三个义项,现在都为平静、镇定所取代;koan<sup>1</sup>—chio<sup>5</sup>(关照),原指书中所引用的文章或论著,现指“关心、照看”。

上下位词的竞争。原先厦门方言表示“看”的动作有一系列下位词:chiam<sup>1</sup>(瞻):观望;bai<sup>6</sup>:拜访、有礼貌地询问;siam<sup>1</sup>:窥视、偷看;tshu<sup>3</sup>(鼠):眯着眼睛看,多指视力差的人;lio<sup>3</sup>:快速看、浏览;koan<sup>1</sup>(观):仔细看;tham<sup>5</sup>(探):拜访;siong<sup>5</sup>(相):久看。而现在的厦门方言有些已经几乎不用,如chiam<sup>1</sup>和bai<sup>6</sup>,都被上位词“看”所替代。其余几个词偶尔可从老派口中听到,但构词能力降低,许多生动说法都被“看”及其构成的词组所替代。由于泛化而省简下位词也是方言词汇萎缩的一种方式,这使现代方言的表达变得单调了。

从总体上说,早期有特色的方言词多,后来趋于合并简化。有些特色词虽然还在使用,但活跃程度和构词能力已大不如前。这是方言萎缩的常见方式。

(三)一些常用词的义项发生变化。变化的情况大致有三类:义项增多、义项减少和义项转移。就多数的情况说,发生变化的义项多为比喻义和引伸义。

义项增多。如:am<sup>5</sup>—kong<sup>1</sup>—chiao<sup>3</sup>(暗公鸟)本义是猫头鹰,现也喻指习惯熬夜、通宵的人;toa<sup>6</sup>—hong<sup>1</sup>(大摸),原指鸡冠花花冠大,现也指供人食用的禽类的翅、腿肥大;chhiu<sup>6</sup>—toh<sup>7</sup>(上桌)原指

宴会前把食物摆上饭桌,现也指宴会开始时各人就座;chha2—thau2(柴头)原指木块,现也形容人迟钝、应变能力差;tho3—tse5(讨债),原指要回债款,现也形容小孩挥霍,使父母重负有如付出欠债;seng5—chi3—chhui5(圣旨喙),原指讨价时不肯让步,现也用来形容那些不肯改变决定或对事态发展判断准确的人;chiah8—tiau2(食牢),原指人对鸦片上瘾,现泛指吃东西上瘾。

义项减少。如:beng2(明),《词典》记录有6个义项:clear, bright, plain, just (as mandarin); Ming dynasty; ripe, as pine—apple. 而最后一个义项“(菠萝)成熟”,在现代厦门话已丢失。《词典》举例ong2—lai2 u6—beng2(王梨有明)和ong2—lai2 put7—chi3—beng2(王梨不止明),释义均为the pine—apple is yellow and ripe(菠萝黄了熟了)。现今都只说“熟”。又如Chhai5—thau2(菜头)原指白萝卜和饭馆等餐饮机构的总负责人,后一义项今已消失。

义项转移。如:ba6—hioh8原指风筝,现指老鹰;ban2(蛮),原指做事拖拉懒散,现指顽固、难以说服;an1—thail(安胎),原指用迷信的办法去除孕妇子宫的疼痛,现指用药物保胎;lu3—chiong5(女将)原来除了指女性将领,还指和男人交谈时过分大胆、外露的女人;后一义项现已消失,前一义项则引申指事业有成、有才干的女人。

## 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00多年来,厦门方言的词汇既有传承也有变化。传承既表现在那些与原有词汇保持一致的词上,也表现在旧词基础上产生的新词和新义项上。变化的表现丰富多样:首先,变化的程度不同。有些词完全消失;有些只保留在老派口中;有些成为历史词语,只在特定的场合出现;有些则保留在郊外农村。其次,变化的范围不同:有些词完全被近义词取代,有些只是义项增减。

词汇的传承是必要的。孙常叙认为:“汉语基本词汇的古今传承,便是汉语延续发展的一个基本部分。”<sup>[10] 378</sup>共同语如此,方言也如此。在没有遭受突然或特殊冲击的情况下,厦门方言词汇的发展变化总是持续而缓慢的,这是方言在社会生活中使老幼沟通、世代相传的需要。

词汇的变化也是必然的。社会生活不断演变,人的认知不断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交际需要,词汇就必须不断调整。和语音、语法相比,词汇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最敏感、最快速。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词汇的变化是了解社会生活变迁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

透过厦门方言词汇100多年来的演变,我们不难看出厦门人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语言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演变。反过来说,正是这些社会生活的变迁,造成了厦门方言词汇百年来的变化。

### (一) 物质生活的变迁

基本的日用器物名称100多年来有不少保留原貌,如桌、椅、碗、盘等,而有些日用器具因其少用,分类趋于简单,相关名称也逐渐淘汰。如蜡烛在100多年前是重要的照明物,种类有油烛、蜡烛、花烛、通宵烛等;其中的各部分也有专门名称:蜡烛的芯称为烛芯、滴下的烛油称为烛泪、烛心燃烧时结成的花状物称为烛屎、蜡烛上装饰用的蜡制花朵称为烛花;与之相关的器具还有:烛台(蜡烛架)、烛芒(芦苇做的烛台)、鹤团烛台(鹤形烛台)、烛仓(烛台上插蜡烛的槽)、烛剪(剪烛心用的剪刀)、烛架(做蜡烛用的模具)、柴烛或柴烛鼓(木制的烛形油灯)。如今蜡烛只在停电或祭祀时偶尔用用,这些名词好些都不用了。

19世纪下半叶厦门是重要的贸易港口,税收是商品流通中不可忽视的环节。《词典》收录了一系列和税收相关的词:拍饷(收税)、纳饷(缴税)、饷银(税款)、税厘饷(所得税)、走饷(漏税)、饷单(税单)、饷关(海关)等。如今这些词已经被普通话词语所替代。

生产行业的增减和兴衰也会带来词汇上的批量变动。百年来厦门行业的变化,可以从《语汇》

中略见一斑。一些在当时颇为重要的行业现在已经消失,如做篾、拍索(做绳子)、烧灰(烧制石灰)、箍桶、脚夫;一些行业合并了,专有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如当时有专门买卖蜡烛的人,称为“卖烛的依”。现在蜡烛买卖只是日用杂货之一,这个称呼也就消失了。

交通工具的变化也很明显。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语汇》中就有23种不同种类的船的名称。而现在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车”,在当时只有牛车、马车、货车和火薰车(火车)四种,驾驶的方式只有“赶”和“拖”两种。

## (二) 文化生活的变迁

科举教育在100多年前的文化生活中地位相当重要,相关的词语数量多,且大部分是共同语借词。《语汇》第15部分收录了37条有关科举考试的词,如投考者的资格有童生、幼童、老童,考试后获取的“学历”有拔贡、岁贡、秀才、举人、解员、进士、会元、状元、榜眼、探花等,考试的类型有小试、乡试、会试、殿试,考官有学台、大主考、副主考、大总裁,考场有考棚、贡院等,可见考试等级明确、体系完整。如今科举制度消失了,这些词也就成为历史词语。有关教育的有另外一些热点词语。

宗教信仰在旧时代的人民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词典》不但收有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用词,甚至民间信仰的各种神仙鬼怪、仪式、器具和信念都有详细记录。如民间崇拜的关帝爷、周仓爷、榕树爷、王爷、虎将、观将爷、井神、招财王、贤武大帝等;又如巫师跳神有一整套程序和专用词语:求巫师来跳神称为“找圣”,“童子”(男巫)跳神要“念咒”,若无效,则“催咒”;鬼神上身了称为“上身”或“上童”。这些词语如今只有郊区和市区的一些老年人知道。

关于群众文艺的词语,旧时有许多与地方戏有关的词语:演戏称为“搬戏”,演出开始称为“出戏”,演出前的排演称为“套戏”,当演员称为“妆戏”,挑选演出选段称为“择戏”,为剧团或演员捧场称为“跟戏”,把剧团请到家演出称为“带戏”等。可见看戏是当时老百姓的主要娱乐活动,而今,文艺形式多样了,地方戏面临着衰落萎缩的尴尬局面,相关词语也逐渐萎缩了。

这三本书还收录了有关清王朝政府官职和统治机构的词语。《语汇》中此类名词70多条,反映了严格的等级和完整的体系。和科举教育词语一样,这些词现在大多已经成为历史词语。

## (三) 语言生活的变迁

在20世纪50年代推广普通话以前,共同语对厦门方言词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但近几十年来,随着普通话的普及,通语词汇大量进入厦门方言,如学科专门用语、各种病症、流行时尚事物、新科技术语等。许多年轻人甚至已无法用方言说出自己的姓名而直接用通语来指称。这是也是方言萎缩的表现之一。

书面语影响不断加大,在年轻人中表现尤为明显,如通语的关联词用惯了,便带进方言口语,如:

普通话	厦门方言旧有说法	厦门方言新派说法
如果……就……	若是……着……	若是……着……;如果……就……
如果不……就……	若是无 唔……着……	若是无 唔……着……;如果无 唔……就……
尽管	随时 虽然 虽罔	虽然
相反地	反转	相反
如果	若;设使	若;如果;假设
或者	抑是	抑是;或者
不过,但是	唔 𠵿	唔 𠵿;不过;但是

而文言词的影响则有所减弱。原先一些文人带到口语中的文言词,如《口才集》对话中出现的



旧时称谓“少女、小犬、拙内、尊驾”等,现在都很少使用了。

外来词的输入在 100 多年前的厦门话主要表现在马来语上,主要方式是音译(如 sap7—hun2: 肥皂)或音译和义译相结合(如 sia6—kO1—bi3: 西米);这是厦门话直接从外语借入的,并不经过共同语做中介。这是厦门与东南亚频繁密切交往的表现之一。后来借入的外来词大多来自英语,先借入共通语再传入方言,如沙发、X 光、MP3、cool。

#### (四) 思维方式的变迁

旧时厦门人认为血是不祥之兆,与血有关的病症都要有所忌讳。如咳红(咳血),呕红、啡红(吐血),放红(便血)等。而今人们对病理常识了解增多,对“血”不再忌讳,称“血”为“红”的说法也逐渐消失了。

《词典》编纂时,电器和电的知识还未普及,带“电”的语素只有雷公电母等。后来,人们对“电”虽有所了解,但并不明确,误把热水瓶保温的功效和“电”相联系,称之为“电罐”、“电瓶”。如今家用电器普及,带“电”语素日渐增多,如电珠(灯泡)、电火(又称电灯)、电视、电脑、电话、电笔等等。这类语词的变化比比皆是,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 参考文献:

- [1] 许长安,李熙泰. 厦门话文[M]. 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
- [2] DOTY E.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M]. 厦门:鹭门梓行,1853.
- [3]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M]. London: Trüber & Co., 1873.
- [4] MACGOWAN. 英华口才集[M]. 厦门:厦门萃经堂,1892.
- [5] 吴炳耀. 百年来的闽南基督教会[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厦门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厦门:内部发行,1988.
- [6] 洪惟仁. 杜嘉德《厦英大辞典》简介[M]//洪惟仁. 闽南语经典辞书汇编:第四册. 台北:武陵出版社,1993.
- [7] BOWRA C V. 厦门[G]//余丰,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厦门文史资料:第二辑. 厦门:内部发行,1983.
- [8] 汪维辉.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9] 李如龙. 词汇系统在竞争中发展[M]//李如龙. 汉语应用研究.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 [10] 孙常叙. 汉语词汇[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责任编辑:贺秀明]

## The Change of the Vocabulary of Xiamen Dialect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a Study of Three Books Written by the Missionaries

LI Ru long, XU Rui yua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Comparing the materials on Xiamen dialect written by the missionaries in the 19th century with materials today, we find that the basic vocabulary in Xiamen dialect has not changed much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but about half of the common words have varied. Some of them have become archaic, some have just simplified and some have changed their meanings. All the variations show the internal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vocabulary of the dialect and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life.

**Key words:** Xiamen dialect, change of the vocabulary, materials written by the missionaries